

潮头拾贝 |

风吹时光(组诗)

■ (四川)陈小平

歌唱

看着蝉鸣从夏天的浓荫里脱落
我又为什么不能轻轻放下
叮当作响的悲伤和刀锋一样
划过肌肤的疤痕
当月色开始紧张,尖叫保持沉默
一个我在屋子里静静地坐着
另一个我却乘着夜风
从城市的东边到城市的西边
慢慢看着血液落泪,蹲在墙角
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或许你听不到我的痛和忏悔
我却可以自在地上每一棵树
如一只鸟在众鸟之上歌唱

啜饮朝露

不是炫耀,不值得炫耀
人间世,走到谢幕那刻
才是繁华,如同回光返照

一件时尚的外套,一支
吸食的雪茄,在妙龄女郎唇齿间
燃烧。袅娜。不停地咳嗽

这极像是个比喻,纯粹、原始
薄薄的石片一样,掠过童年
在波峰浪谷间飞行

一滴血历经沸腾,另一滴
开始消融,如北极冰川
因炽烈而憔悴

那些破土而出的新芽,那些
散落一地的时光,多么像蝴蝶
啜饮着粟粟一样的朝露

风吹时光

风吹拂着时光
吹白了我前额的一络青丝
一枝残梅,坐在星期天的上午喝茶

如约而至的嫩绿,星星点点
急切地站上早春二月的枝头
仿佛我们一生的爱与孤独

一群路过的人,一面开满鲜花的墙
一滴雨水神色慌张
它在寻找丢失的春情

我在远方等待吹来的风
越来越多的种子开始破土
企图挣脱土地的黑暗

辽阔

辽阔,是一种无边的绝望
在时间的原野上蔓延

田垅像一条黑色的长龙
无尽延展,在地平线以外

视觉划地为牢。灵魂没有边界
奔腾的血液迷失,在途中

人是渺小的,如蚂蚁
可他们总想在梦里飞翔

啊,旷野。一位娇柔的女子
多么像一棵树,一吹便倒伏了

镰刀还紧攥在自己的手心
而麦珠,却长在了别人的画中

看云

年轻时我喜欢坐在树荫下
眺望烈日下的云彩飘移,变幻
把它当步辇,在蓝天上巡行

很久以来,我都在浮云间走来走去
在布满鲜花和陷阱的广场
手舞足蹈,单纯得像个孩子

这一切都缘于白云,它让我像贵族
每天过着贫穷而富足的生活
忽略风雨雷电,等待天朗气清

时至今日,我仍然喜欢独倚窗前
看风起云涌,像一些人无边无际
另一些如潮水般退去

焊接的火花,盛开的花朵(组诗)

■ (四川)凸凸

铁路美容师

——致焊轨首席技师郭晋龙

列车总在提速,总在快
人类总在往车厢里挤,去往诗和远方
而总有时间,天气和不可控因素
给列车的飞奔挖坑,使绊子
弄一些坡坎坎让我们爬,制造
麻烦和危险。作为焊轨首席技师
郭师傅一生都在当轨道的修复师、美容师
他最拿手的技艺,是手都不用出
铁轨的皱纹就在列车到来前
消失殆尽。去皱
他有的是专利,有的是办法
比如,像一只小船,压平所有大海的波浪

焊接太空的人

——致航天焊接特级技师高凤林

让大地升起,穿越天空,与太空焊接在一起
将人类的空间小念头,与美好的时间大远方
焊接在一起,是他蛰伏在车间班组里的
凌云志。他大约不会知道
有一个人,与他同年同月生,又在同一年
入职航天,而这个人所在的大三线
是他所在工厂的后方厂
我相信,这个世界,除了我,不会有第二人
能与这位焊接太空者产生如此机缘
我有一种戴着滤镜朗诵长二捆的奇妙

现在,我要好好凭藉这份机缘,为他写首诗
并尽可能写得像他的焊缝一样,胜得了高处寒

但凡是人

——致航天焊接高级技师李鹏

但凡是人,都能焊,至少可以让
焊枪迸出火焰。但凡正常人,都能
成为焊工,只不过
有好有差,级别不等罢了
焊工李鹏当然属于好的、高级别的一类
他的焊技可以航天,在太空飞
可以大众、丰田,在城乡跑
可以在工业重镇龙泉驿夺冠
在大成都成为季军
但凡是人,都想
送他一缕敬意
将他与龙泉山的桃花焊在一起

一把叫罗永智的焊枪

——致轨道焊接能手罗永智

这把焊枪说:我叫罗永智
罗永智拍着胸口说:我就是一把焊枪
把一列火车的异种钢
焊接在一起,必须首先把人、枪
焊接在一起。要实现火焰切割
必须先一步把心、手焊接在一起
就是说,那本写有罗永智名字的
欧洲焊工证
既是罗永智的,也是罗永智的焊枪的
对于一个焊工,一句话不说
走上前紧紧拥抱
才是硬道理

让花儿盛开花儿

——致焊接能手李雷

看一位焊工,首先看见的
不是眼睛。他的眼睛住在滤光镜后边
像一位幕后英雄。看一位焊工
首先看见的,是一簇焊花激情盛开
开得那么好看
即便大白天,也有年三十夜晚
礼花的美好。李雷的焊花当然美好了
除了焊花本身的缘由
还因为他拥有一个
名叫花源镇的故乡。对于焊工来说
花儿是他的诗经,他的论语
离开花儿,万物失和,不会说话

匠心报国(组诗)

■ (四川)谭宁君

曾刚:精巧,出自慧心与自信

“一种细长锥形锋刀”
眼前闪过古代名刃大夏龙雀
精巧,出自慧心
更源自炎黄子孙的自信
古之利器,名冠神都
世世珍之。而年轻的你
胸怀九天揽月的电科梦
以织锦的手法,编程曲线圆弧
细牙螺纹挑丝,以四两拨千斤
坚定挑起,航天报国的重任

孟基泰:异形零件生动了科幻

那些金属在你的眼里
比玉温润,如木质朴
俏色巧作,精雕细琢
随心翻卷的浪花之上涟漪之上
古籍里的核舟正御风而行
异形的零件生动了
科幻故事里的情节
你是编剧,也是导演
其实,你更是蓝天的雕刻大师
雕刻着云朵上矫健的雄鹰

刘川:发丝上的舞者

丝粟毫发的舞台,可以
包容滔滔星河浩渺苍穹
你是最时尚最前沿最高难的舞者
比秋毫之末还微小的焊点
以世界上最小的芭蕾舞脚尖
随心旋转,灵动飘逸
原子量级上的键合
在水袖轻颺的湛蓝电弧之中
你和你的团队,将青春花语
怒放在这广袤无垠的大地长空
(注:以上三位均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技师。)

繁花(外二首)

■ (四川)黄啸

从午后,睡至不辨昏晨,
林中的鸟叫声都一样嘈杂。
好天气已然浪费。倾城而出的人
正堵塞于某条高速路口,如同
所有明年。但手机相册最终
留下确凿证据:他们曾于繁花中
拥抱这个周末全部的意义。
这让我羞愧,尚能宽慰的是
今晚可以照常早睡。在那些窗口
沉没之后,俯视楼底深裂的街道。
远处被镀亮的云层下,是一座
更大的城,像一处秘密的外星基地。
终于一只狗跳上街心,转眼又以
更快的速度窜入树木燥热的阴影里。
我养这样的时辰为——繁花。

黑雨

一座城市,离开它,然后
在记住它时忘记它。浪费一些
夜晚和这些夜晚闪亮的黑雨。
不用任何隐秘的词汇召唤它。
这样,像植物人一样它活着,
躺在身边。偶尔听见播音员
在天气预报中播报它的地名。

残章

如若微信沉重而光线渐暗,
不妨走上阳台,费力细数草丛中
那几只肥实的画眉鸟。

潮头品茗 |

起飞,让我释然如虹

■ (四川)上官琳娜



每次起飞,心静如水,唯独这次,心在雀跃,一种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释放心;一种被棉花般流云簇拥轻托的舒适感;一种在繁杂劳心的琐碎中死去又重生之感油然而生。嗨,终得以静心静气静神静养,这种境界叫:羽化而登仙,幸福来得如此简单而崇高!

在飞机一跃冲向太空的刹那,我泪流满面,唯我确知,这泪泉源自心灵深渊。

泪,是热的!形成分水岭。人生就是这样,被分成两粒:一粒泪水溶进生活,酸酸苦辣;一粒泪水熔进岩浆,滚烫裂变。

我的思想意识在滚烫中苏醒,表达自己,珍爱自己,为自我生命弧线去航行;起飞,让我释然如虹。

相见只为相交

首都机场轮廓渐行渐清晰。轰鸣声中,跑道托起我们,绷紧的弦在戛然静止中松弛。迫不及待地下飞机,快步奔向出口。嗨,终于见到一位身着淡蓝色碎花真丝长裙,窈窕熟悉的身影,佳!多年不见,靓丽依旧,往事如画,感慨万千,岁月有情,她还是那么美丽。我们相拥,同学阔别久远,友情牵挂咫尺,喜而又喜。

坐上佳的豪车,直抵别墅,红墙金瓦,绿树掩映。北方特色的房子有故宫历史遗风格调,敦实厚重。坐在一楼宽敞客厅,往事历历在目,少女故事砸醒沉睡的校园生活。当时考上大学,百里挑一,更何况还是重点大学,天之骄子,女生更是寥寥无几,美女简直就是凤毛麟角。

佳被众星捧月,男生们怎样众星捧月呢?她诡诈放出:晚餐给我来一份排骨,哈哈,排骨一直吃到毕业,只是留下遗憾:恋爱却没有一场。记得一次进城,刚学会骑自行车的佳走在我后面,拐弯处回头一望,没人。沿着垂柳密匝的河边小路寻人,河堤斜坡,一棵柳树拦住车,车拦住佳,夏水湍急,多危险。扶起,前行。上马路了,佳有些惊魂未定,不理一排小伙子并行,怎么按响铃,就是前边不听不让,我闯过去了,佳前轮却从那人双腿中间插进,他回头露出一副凶相,欲破口大骂,马上又堆出难堪的笑脸,直说:“没关系,美女再撞也没关系。”双方大笑,我们落荒而逃。

记得刚进大学,一群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逃学出游,进入卧龙山密林,迷路了。男同学挺身而出,保护女生。其中一位英俊的男生特别勇敢,终于带领大家走出密林。几十年

微小说 |

战友聚会

■ (广东)徐军

“当,当前当,闲言碎语咱不谈,表表俺们炊事班。炊事班,不简单,不爱做饭爱训练,上头糊,底下烂,中间还有个穿甲弹。哈哈哈哈哈!”一进包间春燕就听到爽朗的山东快书声。

“毛病!都几十年了你还记得啊?”老山东正跟雅娥说笑,看到春燕进来:“噢!燕子来了。”

“老山东,雅娥,你们都来了,这次聚会还有谁呀?”春燕跟雅娥开心拥抱。

“你最想谁来呀?”雅娥诡秘地问春燕。春燕脸颊有点泛红,思绪开始飘逸。

……

“首战用我!用我必胜!”三十五年前,春燕跟随新兵们接受连长的军训,娇生惯养的春燕在野外拉练中落在了后面。

“不要偷懒,军人不分男女,战场掉队是要当俘虏的!”连长拽着春燕往前拖。

“不跑了!”春燕坐在地上撩起裤腿脱下鞋子哭了。连长看见春燕的腿上有许多蚊子咬的斑,脚上起了泡,劝道:“今天脚上起了泡,明天就会长老茧,后天就是铁脚板。听口令,起步跑!”

“法西斯!虐待狂!”回到宿舍的女兵们正义愤填膺声讨连长时,“咚咚咚”有人敲门,雅娥开门一看:“连长,白天没折腾够,晚上还要虐待我们吗?”

后,这位同学成为英雄,成为阅兵式上最年轻,最英俊的将军领队。“明明靠脸蛋就能成就一切,却偏偏要靠本事成就事业。”

我俩沉浸在往事中,校园有我们说不完的故事和美好。佳毕业后从政,后来从组织部下海北漂,经商成功,婚姻如意,欠缺的是没有子嗣。兴许佳选择的生活就是自我,自己的世界自己做主,任性选择就是最大的幸福,最极致的价值观,最确定的快乐。

时间在夕阳中敲响夜的脚步。北京的傍晚很有意境,蓝天纯洁,哪怕是渐渐演绎出黛蓝也没有一丝粹,连一点云翳都没有,习习凉风吹出一个秋高气爽。佳宽大的红别墅隐藏在绿树丛里很深很神秘,那一点点红像盛开的鲜花。走出院子,佳轻将黑黑长发,红没有,绿没有,只有车在夜幕中奔驰,长发在飞!

相见,只为纪念,遥远的过去只会在相识中相见。生活中昨天已悄然而过,过好今天就是人生中每一份快乐,但愿明天更快乐。一切都缘有缘来。我们再相见时,还会谈什么呢?

未名湖

北大,十年前未名湖氤氲还在吗?那一刻坐在石头上,沉寂与我邂逅,就如石头坐在我身上。湖面一缕白色水雾冉冉飘升,那一刻什么都模糊,空白就像填满心房的常客,幸好有一片阳光盖满宽敞的湖面,我扎起披肩长发,拽住洁白长裙,朝一条小路走去,谁知一走竟十年!

今天,湖依旧,水依然,杨柳模样还是俊俏,只是不见那魂牵梦绕的白色水雾,少了一层氤氲,多了一份怅然。绕着未名湖走了一圈又一圈,从每一步中寻找,总想找回那情那景那时的我,找遍每个台角,失望撕裂希望,主观与客观矛盾,内心思绪情感愿望在现实中犹若飘渺之氤氲,因此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不然怎么会有史传王国维、老舍投未名湖之传说。

关于未名湖,据史料考证,清朝乾隆年间是圆明园淑春园的一部分,乾隆四十九年,乾隆把淑春园赏给和珅之后,他大兴土木,扩建成现在的未名湖。1921年由国学大师钱穆老先生取名“未名湖”。在1941年至1945年长达四年之间,日本侵华,烧杀抢掠,兽性肆无忌惮,更可恶的是四年间,日军在北大做人体试验,数千名活体实验者被抛尸未名湖。冤魂呻吟,杜鹃哀嚎,湖水阴沉,令人悲伤无语,痛定思痛。

同时,未名湖也是北大历史的见证者,本来湖是圆明园景观之一,被八国联军火烧后,将湖划给清朝的京师学堂,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鲁迅等无数先辈在这里留下足迹。京师学堂一步步发展为北京大学。

据说在历史演绎中未名湖给人神秘灵异面纱,作家石一枫先生小说《红旗下的男儿》女主人公陈木就投湖自尽,每年的这日总有一曲笛声在湖面凌厉掠过,穿透寒骨,如泣如诉。

灵魂仍是一条鱼,鱼跃出水面,跃出北大未名湖。湖水漪涟依依,明眸顾盼兮兮。我游荡在湖畔,会不慎跌进湖底?

夜袭清华

清华大学,与北大近邻,不去造访,实属遗憾。于是,晚饭后,我们夜袭清华。

夜幕拉下,夜色吞没校园,也吞没我们,只好在黑黑的夜色中寻“水木清华”。

路灯昏暗,一行人七拐八弯,绕着荷塘转了好几圈。垂柳被波光波拉得很长,似一缕缕长发轻拨湖水,湖中玉立亭亭的荷溢满三秋雨声,明蝉还在挂着夏的余情中播放旋律,随风而来的清香让人情不自禁忆起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静美让人肃然。这时月亮也悄悄露出笑脸,千姿百态的树,婀娜多姿的荷,精雕细琢的楼亭,给人一种想象中创造性的美,诗意的空间是白天永远达不到的。

走着走着,仿佛看见“桂蕊飘香美哉乐土,湖光增色换了人间”,郭沫若先生盛赞的故乡,想起儿时翻墙入湖采莲“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处,佯羞不出来”的情景。今夜的荷塘,绕了几圈,还是找不着“水木清华”。多次询问,未果。偶遇一位老先生,才恍然大悟:水,指荷塘;木,指树木。原来我们早就置身在“水木清华”之中了。这也不失为游玩中另一种乐趣。

陈老先生在夜色中领我们来到闻一多先生的雕像前,讲解座碑为什么空一半,因为闻一多先生早年加入国民党,后来又参加革命,1946年在云南大学李公朴先生追悼会上痛斥蒋介石及其走狗特务,会完回家的途中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因此在台湾清华大学也有他的雕像,两边的雕像座碑都空着一半。空一半是历史,留实的一半是人生!

老先生风趣幽默,知识渊博,谈古论今,通晓天文地理,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到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设计而建的清华园图书馆。左白虎,右青龙,分东西两幢。这里灯光熠熠的窗户不是一片片青龙的鳞,白虎张开“血盆大口”的洞门森森,漆黑的夜色中对着我们欲语欲述,欲悲欲欢,勾起我对梁思成往事的回望。历史的往事只能回忆,历史的优秀建筑却能永远定格在历史的空间。

不知不觉,夜露越来越浓,寒意四起。先生的狗不走了,紧紧依偎在他脚边,该回归夜眠,先生也累了。我们十分感激而又依依不舍地告别先生,他那带着乡音的“川普”话一直在夜色里扩散,伴我们走出校园。

回到北大宿舍,我喜悦满满,庆幸夜袭清华成功,梦中“水木清华”陈先生的乡音会整夜袭击我吗?

北行,在生命征程中终将结束,但我还会沿着生命航线去航行。一次次起飞,让我释然如虹。

先结婚了。”雅娥的埋怨把春燕拉回到现实。

“你们不要怪连长。”老山东叹了一口气:“当时连长根本就没有结婚,他也非常爱燕子,当年在战场上丢了一条腿。他怕燕子义无反顾地要跟他结婚,就故意写信说他的爱人向燕子问好。今天,他要我代他向燕子道歉,向战友们问好。”

“什么?原来是这样?”春燕眼眶湿润了,包间里鸦雀无声,空气仿佛凝固了。

春燕稳定情绪,端起酒杯:“来,喊出我们英雄部队的气势,向保卫边疆的战友们致敬!”

大家伙端起酒杯齐声大喝:“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干!干!干!”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gq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